

「最難懂女人心理」雜感

李昂

從似懂非懂的初中開始看所謂的世界文學名著，興趣之外當然也不無為着偷窺一個成人世界的奇妙與莫名的虛榮心。有的書當時覺得實在了不起，但等年紀大些再看，發現不但沒有了當時的感動，甚至意識到這些書嚴格說來都不能算是好作品。當然也有些書，當時看幾頁、幾章，實在再怎麼用心都看不下去，但等經歷過了許多事、也年歲不小後，才覺得回味无穷。因而我常喜歡說，有些書、作家是屬於年輕人的，有的，就真的需要年齡才能體會得出個中滋味。

川端康成無疑並非一個年輕人的作家。當年得諾貝爾文學獎時，為了慕名，找來中文翻譯的川端康成名作，諸如「雪鄉」、「千羽鶴」，看是看完了，但實在沒什麼大不了的感覺。倒是其時也大量被介紹的三島由紀夫，他的「金閣寺」、「天人五衰」等等書，被視為對人類心靈作了最深沉的解剖，也曾為當中「玄奧」的一些所謂人生哲理深深感動與思索過。

許多年過去，對三島由紀夫的喜愛已逐漸減低，恍恍惚惚的才開始想到，諾貝爾文學獎不給三島由紀夫實在是對的，不久前再在一個偶然買書的機會中看到川端的「最難懂女人心理」，就不無想比較比較兩個作者的心情下買了書。但對已看過的「雪鄉」、「千羽鶴」，雖然裏面的故事情節都已模糊，還是沒再看一次的打算。

書買了一陣子，紛紛忙忙些無謂的事情，也沒有開始看。直到有天心血來潮，臨睡前拿出來，本只想翻翻，結果看掉大半夜直到實在疲累不堪，才放下書。隔天全部看完後，竟很難得的深深被感動了。

這是一本極「普通」的小說，從翻開來首頁的目錄諸如「啊，不得了啦」，

著成康端川
譯媛季黃
庫文合百聲道

「這兒也有一個」，都是口語的話。翻成中文雖然很通常，但相信在日本語上，因為文字的聲音關係，該會很有風味。（當然這只是猜測而已，我對日文一字不懂，但想川端這樣一個細心琢磨作品的作家，對這些小地方，當然是不會放過的）書中故事也極簡單，大致說來是市子與佐山這對中年夫婦，與收留在家中的兩個女孩：妙子與榮枝的關係及發生的事。戀愛當然也被提及了，如妙子與有田，榮枝與光一，榮枝與佐山似是而非的愛情，榮枝對市子的愛戀，及光一的第一個情人清野，都有相互間的情感關聯。大致說來，「最難懂女人心」可以說是以榮枝為主角，由發生在她周圍的人的愛情與生活構成的小說。

這樣的情節，經常出現在臺灣的言情小說中。當中比較獨特的諸如妙子的父親是個待判決的殺人犯，因而妙子才由當律師的佐山所收容；以及榮枝與有婦之夫的佐山間似是而非的戀愛，更是坊間許多通俗作家所喜歡採用的題材。可是，沒有人有川端如此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、將這樣一個通俗故事處理到這般成功。

第一次看完這本書，心中充滿感動，但待要仔細追想這小說好在那裏，一時竟得不到具體的答案。有的小說我們很容易說它因有一個偉大的戰爭主題，或處理到人類的熱情，隱僻的內在問題，因而是一部好小說。但在「最難懂女人心」中，這些評論的標準似乎都不存在，因為它不曾談到任何大問題、人生哲理、或作光怪陸離的人類心理分析，有的只是最平凡，也可以說繁瑣的日常生活細節，可是堆聚起來却構成這本書一種淡淡的、生活的，平實與細膩的魅力。

當然，很明顯的成功因素在川端對人的瞭解，特別是對女性心理的瞭解與剖析。我一直有一個無甚理論的偏見，那就是，我所看過寫好女性角色的，幾乎全

都是男性作家。簡單的舉幾個例子：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，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，白先勇筆下的女性，都可以說將一個女性的女性特質發揮到極限。川端無疑的也是極擅長描寫女性的男作家，「最難懂女人心」中的榮枝、妙子、市子、甚至榮枝的母親音子，及其它較次要的女性角色，不僅每人都有恰如其份的言談、動作、個性、處事，更是每個人在通常中都具有某種女性永恒不變的特質與魅力。這種在平凡角色中能掌握住永恒的女性特質，實在是川端作品中的極大特色。

特別是書中輕輕淡淡，不是由描寫或大量作者主觀意見，而能幾筆中就為讀者描繪出一個個不同的女性，真可說是極為獨到。尤其在這樣一個通俗，無重大事件與變化的題材中，更是需要作者的功力與長年的寫作經驗，才能達到這種我個人稱之為「通常中的深刻」的作品境界。

讀完了「最難懂女人心」，除了心中一直留有淡淡的一種說不出來，也不願仔細去分析的情感外，更為作者對人性、人情世故的老練叫絕。這絕對是一本值得慢慢仔細品味的作品，而且，是一本需要年齡與相當的生活體驗才能品嚐出好處的作品，否則恐怕會像我年輕時讀「雪鄉」、「千羽鶴」，為了書中沒有一個明顯具震撼力與表面深刻的大主題，而忽略掉它真正有的價值。

希望由「最難懂女人心」，使我能回去重看川端的其它作品，對這位當年被我形容為嘮叨、冗長、小心眼的作者，能真正的學習到他的長處。

由於自己也寫小說，我往往不願對一個作品作太理論性或學理的批評，因而對這本「最難懂女人心」，我有的也只是在一些個人讀後的讀後感，或能給其它人作個參考，當然，主要的也是為將這本書介紹給更多的讀者。